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十四回 郎才女貌情投意合 憐香惜玉海誓山盟

話說譚宗旺睡在桃花塢牀上。這個所在乃是大寨主的胞妹，人稱無雙女賽楊妃狄小霞，練的一身好工夫，手仗毒龍劍，能削銅鐵剝純鋼，水斬蛟龍，陸斷犀象，殺人不帶血。今年二□歲，也知曉世理，今日到他嫂嫂院中，與那些側室夫人在一處吃酒談唱。那壓寨夫人，都是花船之上名妓，都是色藝俱佳之人，把狄小霞灌的半醉，又玩耍了半晌，到九姨奶奶那房中，典上放著一本春冊，畫的都是細粗人物。他看了半晌，姨奶奶進來說：「好呀！別瞧了，瞧上癮怎麼好？」狄小霞臉一紅，說：「別胡說啦！我瞧可上不了癮，怕你正想著那個呢！」九姨娘說：「我想怕什麼？」二人鬥了會仔，狄小霞想要走，叫秋香、桂子頭前先收拾伺候，自己帶著從人，分花拂柳，慢慢的直奔桃花仙塢而來。走在道上，見皓月當空，鏡光似水。自己想兄長不做好事，奴家今年已二□歲，也不給擇婿，思想起來，好不悶殺人也！走到自己房中，僕婦人等說：「小姐牀上躺著一個少年美男子睡覺。」那狄小霞聽了一怔，說：「何人膽大，躺在我的牀上？待我看來！」自己到了東裡間之內，把帳幔挑起來，見譚宗旺正酒醉睡熟，身穿夜行衣服，面如白玉，眉分八彩，二目俊雅，準頭豐隆，真乃俊俏第一人物；背後有單刀一把，小包袱一個，年紀亦無非二□以外。看罷未語，叫丫鬟不要聲張：「去給我烹茶來。」坐下。他在椅上定睛看了譚宗旺幾眼，本來生的俊俏，又喝了點酒，白中透紅、紅中透白，自己要一喊「有奸細」，前面我兄長知道，此人命沒有了，可惜了這樣楊金剛美男子，白白死了，再找這樣人品，恐怕到天邊也找不著，奴家與他必是前生結下良緣。正自思想，丫鬟給送過茶來，喝了一杯茶，說：「丫鬟，把那人那口刀摘下去，把包袱解下來，把靴子給他脫下去，把我被褥收拾好了，叫他先睡。我看著他，你們去各自睡去罷。」僕婦丫鬟依言，把譚宗旺衣服全皆脫去，放在被臥之中。譚宗旺連一點都不知道。眾人退出去，那狄小霞把長衣脫去，坐在牀上，眼看著譚宗旺，越看越愛，不由己慾火燒身，遂與譚宗旺共枕而眠，其中細情，不言可知矣。雲雨已畢，譚宗旺方問狄小霞來歷，狄小霞全皆說了。問譚宗旺有妻室無有？家中有何人？來此何故？譚爺說：「妻室無有，家有老母，替朋友報仇來到此處，要捉幾個薰香會的賊人，我寶刀破竹城，誤來此處。因偷酒吃醉，睡在這裡，多蒙妹妹憐愛未殺，遂與成為夫婦。我無妻室，你無丈夫，咱們兩個海誓山盟，永為夫婦。我既沾染了姑娘，你我也無話可說！」狄小霞斜看了一眼，微微一笑，把譚宗旺一抱，說：「我也是這樣心。你今年多少年紀？」譚宗旺說：「我二□二歲了。」狄小霞說：「長奴家兩歲。我與郎君已然共枕同牀，千萬可別嫌我賊人之女。我兄長立薰香會之時，也非自己主意，全是外人所為。今日之事，乃你我前生之緣。奴家一見郎君，就有憐愛之心，故此不避恥辱，解衣相就。」譚宗旺兩情相洽，正銷金帳暖，漏盡五更，雲雨情濃，雪深三尺，郎才女貌。天明狄小霞口占一絕句云：

玉砌金鑲花一枝，相逢恰是未開時。

嬌姿未慣風和雨，囑咐郎君好護持。

二人起來，秋香、桂子伺候梳洗打扮，僕婦丫鬟全都叩頭，稱他為新姑老爺。譚宗旺換了一身粉綾色武生衣襟，更顯的少年英俊；狄小霞今日薰香沐浴，濃妝豔抹，光梳油頭，換了一身銀紅色女襖，週身織金邊銀紅緞百褶宮裙，雪青緞中衣，南紅緞子宮鞋，鞋尖繡挑梁四季花白綾襪，村綠腿帶。一紅一白，真是天作之合。喝了早茶，告訴眾僕婦丫鬟，派一個僕婦在桃花塢門首坐看，如有人來，先稟一聲。叫丫鬟備酒。由東裡間登梯，上了暖閣之上，把窗戶支開，望外一看，真正萬卉群芳，各樣奇花異草。靠前窗戶放下一個八仙桌，二人對坐，秋香、桂子伺候，先擺八碟小菜，無非成魚醬肉鴨子糟蝦雞子等類；暖了一壺酒，又擺上幾樣鮮果。二人猜拳行令，歡呼暢飲，吃得高興，燕爾新婚，彼此愛慕。二人用完早飯，坐在暖閣上談心，譚宗旺說：「娘子，你我這也不是長法，既成夫婦，總要想個長遠之道才是，在這裡住並不是久居之地。」那狄小霞說：「咱二人過了一個月之後，奴家收拾細軟物件，帶著丫鬟僕婦，告訴我兄長，我有心願上廬山進香，把你暗暗藏在小轎之內，隨眾混出小西天，奴跟你回故土，拜見婆母。」譚宗旺深喜。

說的高興，二人講閒話，譚宗旺抬頭一看，只見北牆上掛著一口寶劍、一個鏢囊，問：「此是何人所用之物？」狄小霞說：「那個是奴家習練玩的，還是八九歲之間，跟我父兄所練，打□支毒藥鏢，百不空發，只要打上，那中鏢之人，非死不可。那鏢尖之上有個窟窿，毒藥灌進裡面去，打上人，子午不見面，六個時辰就死。我練過氣功，□八般兵刃全拿得起來。就是一樣，我就不愛刀錘鉞斧，就是愛槍，槍法招數也多，又是百兵之首，無奈帶著不便，我父親把自己心愛的一口獨龍劍給了我了。我會七星劍，少時你我到院中，比較拳腳解悶，這院中也沒人來。」譚宗旺說：「使的。」二人各脫去長大衣，到院中叫了丫鬟來，把東配房內刀槍棍棒，全皆拿出來，放在院中；又搬出一張八仙桌兒、兩個椅子來，那譚宗旺坐在椅子上，看狄小霞練拳腳。那女子在院中，走了一路羅漢拳。譚宗旺看那手眼身法、步心神意，步法整齊；又見他紮了一路花槍，門路精通；又耍了一路雙刀，果然耍的好。譚宗旺看的眼花繚亂，那兩口刀並無半點破綻，耍完，氣不湧出，面不改色；又舞了幾路劍，叫譚宗旺去練。譚宗旺跳下去，練了一路拳，紮了一路大桿子，耍了一路大槍。那槍法奇妙，出手式紮，一行白露提回來，兩道寒霞迷迷，星斗點寒沙，只要的天昏地暗，上下翻飛。練完了，又走了一路單刀。狄小霞看了說：「好！你會打暗器不會？」狄小霞把鏢袋拿出來，教給譚爺打鏢。一連學了有半月之久，把鏢學會，就是打不准。

這天是狄元紹之妻咸氏生日，一早過來，丫鬟婆子來請狄小霞。此時譚宗旺正在屋中，合狄小霞說話，聽見院中婆子丫鬟說：「請小姐過後寨去，給我們主母酬客。」狄小霞說：「我這就去，你們先回去罷。」那些人答應去了。對譚爺說：「我要去，你可別往外邊去。這裡我留下桂子伺候你，我帶了秋香去。」譚爺答言說：「你去罷！」叫人伺候，坐轎到東邊內寨，叫「杏花春院」，乃是狄元紹結髮之妻咸氏所居。今日前邊大擺筵宴，是嘍兵全有賞號。這邊是二寨主龐天產夫人毛氏、馬煥龍的夫人常氏，連各姨奶奶，都是花枝招展、濃妝淡抹。那元紹有一位九姨奶奶，名叫春蘭，乃是九江名妓，色藝俱佳，被寨主用五千兩白銀買來，最得寵幸，與狄小霞二人最好，每日都在一處耍玩。他二人同歲，性情相投，自那日醉後，至今才見，春蘭自認為狄小霞害酒，今日一見狄小霞臉上也胖了，比頭半月有天淵之別。二人一見，敘寒溫落了座，見過了大嫂嫂，說：「我今身體不爽，我要回去吃早飯，不必等了。」咸氏說：「妹妹別走，我還有話說呢！」那春蘭說：「你惦著什麼？連坐也坐不住了，我知道你的病是害相思呢！」狄小霞臉一紅，打了春蘭一下，心中實是惦著譚宗旺，坐在這裡，只覺心忙意亂，故此他要回去合譚宗旺一處吃飯。春蘭說：「你先別走，今日吃回早酒，我可要到你院中走走，我說去了幾次，總未能去，今日可要去了。」狄小霞一聽這話，心中一動：莫非外面有什麼風聲？知道我那裡有人，他說這話有因。也未回答。大家早飯已畢，狄小霞亦不敢走，怕春蘭跟了去，多有不便之處。二人說閒話，那些姨奶奶都合狄小霞玩笑，說說笑笑，狄小霞總惦记著譚宗旺。那春蘭正要同他走，晚筵已開，狄小霞、春蘭坐在一個桌上吃酒，吃了兩杯，狄小霞說：「我不吃了，你們吃罷。」春蘭說：「你別說了，逃席今日可不行。再過兩天，你女婿來了，再不合我們吃酒。」狄小霞說：「胡說，我喝不下去，你又合我玩笑。」春蘭說：「你不知道呀？我說說與你聽。」那春蘭說了幾句話，狄小霞魂驚千里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